

香港需要全面檢討失效的通識教育

港事港心

何漢生

目前，通識教育科是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其中一個必修科目，學生要獲得香港的大學錄取，就必須要在0至5★的評級中取得不低於2的成績。通識科有六個單元：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最後是能源科技與環境。除了公開考試之外，還有佔整體評分20%的校本評核。校本評核以獨立專題探究的形式進行，旨在評估學生整合多方面知識、對一個專題進行深入研究的能力。

根據我的理解，通識教育應該旨在把學生從傲慢、自我放縱、罔顧他人等狹隘思想中解放出來，同時培養他們自主思考和慎思明辨的能力，目的是讓學生根據客觀事實和合理推論造就他們自身的判斷力。我對通識教育的理解最近從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的言論中得到了印證。他指出，通識教育旨在培養「明辨及多角度思考，有正面的價值觀及人生觀」。

憑我的所見所聞得知，在過往十年學生自主思考和慎思明辨的能力停滯不前，而在抗壓和積極面對人生方面則進展甚微。我曾看見老師讚揚學生自主思考，但沒有警惕他們切忌囂張自大。事實上，不只是我們的學生，謙卑是所有人都應該學習的美德，教師在此更需要樹立榜樣。然而，我曾目睹中小學和大專院校的一些教師傲慢自大，而當下許多學生的思想亦變得日漸狹隘，越來越傾向蔑視文明價值和鼓吹仇恨。

最近有報道稱，香港幾所大學的學生會反對警方在大學舉行招聘會。這些學生會指控警察過度使用武力，是人民的敵人。這種概述性言論和態度明顯暴露了他們缺乏批判性思維。雖然有些警察可能也有不對之處，但是學生會肯定清楚警察發射催淚彈、橡膠子彈和布袋彈是因為警察遭到暴力襲擊。他們也必然了解，示威者人數要遠遠多於警察，僅僅使用警棍不可能遏退不斷前進的示威者，也不可能阻擋得了暴力攻擊，尤其是當示威者朝警察投擲磚塊和鐵枝時。

學完通識未辨清是非

具有批判性思維的學生肯定知道，犯下罪行之人應為他們的不端行為負責，但我們的學生會現在竟然要求撤銷所有針對暴力犯罪者的檢控。

有人說，如果修訂《逃犯條例》的法案獲通過，港人將失去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自由，港人還可能會因不符合政治正確的言論而被引渡到內地。具有批判性思維的學生當然不會相信這種說法。言論自由是《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利，言論「不當」不會構成刑事檢控。當然，誹謗還是會被起訴的，不過這屬於民事訴訟而非刑事訴訟。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因言論而被引渡至內地。

不幸的是，許多青少年確實認為修例法案通過會破壞香港的自由。香港有《基本法》，有獨立的司法，有許多享譽全球的法官在終審法院任職。這些都會為香港的自由提供堅實的保障。

一名指責修例的教育大學學生在6月29日自殺身亡，這着實令人遺憾。該名學生懇求政府撤回法案並釋放被捕者，她還希望行政長官下台。她的所有要求都是基於錯誤的信息和不當的判斷。實際上，製造恐慌的人應該對這名年輕人的自殺以及大量示威者的湧現負部分責任。

通識教育科並沒有發揮大作用。現在是時間仔細檢視學校的教學內容以及教學方式了。

（編者按：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小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珠海學院商學院院長

觸碰主權底線必遭反制



議論風生

徐貽聰

近期，圍繞在香港出現的破壞性動亂，英國、歐盟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要，接二連三地發出一些極不負責任的講話，為動亂「添火加柴」，唯恐中國不亂，嚴重干涉中國的內政。

不用細說，他們在此問題上使用的是慣常的「雙重標準」，表面上堂而皇之，實質上極具虛偽性。這些人嘴上「民主」、「自由」、「人權」，行動上卻完全是另外一套。他們在對自己國家發生的類似事件上使用的是一套，在對中國和其他他們認為不順眼的國家使用的是另外一套。他們在世界上對外竭力推銷的這些「寶貝」，已經被衆多事實證明，實際上就是他們用來干涉其他國家內政、力圖顛覆其他國家合法政府的政治工具。他們在香港問題上使用的言辭和腔調，從內容到實質，也都沒有離開這樣的基調和目的。

香港由於歷史的原因和當今的需要，被特別允許實行「一國兩制」，在一定期限內以「特區」體制保留其原有模式和生活方式。但是，所有各方都應該明白，香港歸根到底是中國的領土，主權歸於中國。在香港出現任何性質的違背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活動，中國政府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處置，其他國家無權說三道四，更無權進行任何形式的干預。這個道理極其簡單、明瞭，但是西方的政客們卻將之置之度外，引起中國人民的不滿和警惕在所難免。

歷史清楚地告訴世界，香港回歸祖國20多年來，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和保護下，得到了安全上的保證，得到了經濟發展上的支撐和幫助，還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國際活動空間。與內地的省份相較，香港享受到的權利非常特殊、特別，充分顯示出了它的特殊地位。這個事實理應被看到，被讚頌。

一些國家圍繞中國香港問題上的胡言亂語，表明的是它們對香港的嫉妒，表明的是它們對中國穩定的不甘，表明的是它們妄圖阻撓中國全面發展的野心。本質上說，它們今後仍然會繼續利用一切機會和「口實」，不斷地干涉香港的事務，但絕無達到它們目的的可能。

拿起主權，運用主權，義無反顧地確保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確保中國的統一和不受干擾，當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權利和義務。對此，中國人民責無旁貸。

原資深外交官

美國又想在港玩「民主牌」

議事論事

文兆基

國」底線的前提下，將屬於市民的政治權利還給他們，將他們的注意力聚焦到自由產生的候選人身上」。

以上一連串的「巧合」，實在不禁讓人懷疑，美國有意利用今次的修例爭議議題發揮，並透過製造國際輿論，迫使或誘使特區政府重啓政改。畢竟，隨着特區政府宣布暫緩《逃犯條例》的修訂，部分懼怕修例的民衆情緒已逐漸平復，特區政府自此若把施政焦點放在改善民生，以及增加青少年向上流動的機會之上，反動派便再難挑動民衆的反政府情緒，境外勢力亦再無插手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藉口。

正因如此，美國及其他境外勢力，才需誘導輿論，讓市民從修例爭議，改為再次關注香港的政制發展問題。他們一邊把暴徒闖入立法會搗亂的行為，包裝為「爭取民主」；一邊又把今屆特區政府不打算重啓政改，包裝成「不要民主」；另一邊又藉着海歸學者之口，擺出一副「向中央建言」的嘴臉，把重啓政改包裝成好處多多，能夠「從源頭上消除動亂根源、贏回香港民心」。

問題是，重啓政改真的能使香港撥亂反正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事實上，香港自回歸以來，一直積極推動政改。立法會的直選議席，由第一屆的20席增至35席，同時在2010年引入俗稱「超級區議會」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民選議員人數已經過半。特首選舉方面，全國人大常委已於2014年頒布《關於香港特區特首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俗稱《8・31決定》），容許香港可在2017年普選特首。

只要反對派當日通過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今

絕不容暴徒摧毀香港法治



焦點評論

黃錦輝

暴徒在闖入立法會大樓之前，把示威區的國旗除下，換上自製的黑色旗幟。他們更把黑旗刻意懸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國旗之上，而且把區旗置於下半旗狀態。這樣安排估計並非偶然，暗示着暴徒組織欲推倒中國，接管香港。這想法可謂異想天開、荒謬絕倫。他們咄咄逼人，遲早會「玩出火」，超越國家的容忍度。試想哪一個國家能夠接受在自己的版圖內國旗被毀的挑釁行為呢？若然同樣事件發生在歐美國家的話，絕對是觸犯嚴重刑事罪行，犯者必被重判。

再者，暴徒得寸進尺，進入立法會議事廳之後，大肆搜掠，把基本法冊子撕掉，並把主席台背後的區徽塗鴉，更拉下及踐踏現屆及前屆立法會主席的肖像畫泄憤。這些粗暴行為明顯鄙視立法會，既不尊重政府之餘，也衝擊香港法治體制。在香港法治體制中行政、立法及司法互相配合、監察，行之有效。破壞立法會等同挑戰香港法治。

另外，暴徒在立法會內搗亂，連累立法會會議

日的特首已經改由普選產生，香港亦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所頒布的《關於香港特區2012年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俗稱《12・29決定》），討論立法會如何達至普選。因此，特朗普暗示北京及特區政府「不想要民主」，純屬子虛烏有。真正使到香港政制至今原地踏步的力量，其實是反對派。

重啟政改跌入美國圈套

是故，即使特區政府真的願意重啓政改，政治爭拗也不會平息，反會變得更加激烈，因為香港若是按照《8・31決定》及《基本法》第45條的規定實行普選，反對派未必能夠贏得選舉，所以他們仍會像今日一樣，不斷採用激烈甚至暴力手段，衝擊警方和各個政府部門，迫使港府在政改問題上再作讓步。

畢竟，反對派所謂的「真普選」，說到底不過是要確保他們獲勝。我們甚至可以預料，即使採用反對派提倡的所謂「公民提名」，只要他們未能在選舉獲勝，也會聲稱選舉出現「舞弊」，然後發動各類衝擊行動，迫使政府再次舉行大選，因為扶植反對派奪取政權，才是境外勢力打「民主牌」的真正目的。烏克蘭在2004年爆發的「橙色革命」，以及2013年的「歐洲廣場革命」，便屬典型案例。

由此可見，自特朗普將暴徒衝擊立法會，包裝成「爭取民主」的一刻起，已顯示美國有意再次玩起「民主牌」，藉此奪取香港的實質管治權。反對派作為境外勢力的馬前卒，不久亦會統一口徑，要求港府重啓政改。萬一北京或港府誤判形勢，以為重啓政改能「消除動亂根源」，便會跌入圈套，香港只會繼續陷入政治爭拗不斷的泥沼，而無法自拔矣。

時事評論員

無法舉行，被迫停會至少兩周。不過復會後不久，立法會便快要休假，所以在這個會期的餘下時間，根本難以審議所有提案，包括一些與民生及基建工程相關的項目撥款。因此，筆者估計香港經濟下半年難逃收縮的厄運，諷刺的是受影響者極可能包括示威者的家庭。

據傳媒報道，在立法會搗亂期間，暴民把控制室及秘書處內的電腦都偷走了。電腦中儲存了不少立法會議的機密資訊，當中包括有關個人身份的資料。雖然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法律一直成爭議，但是次絕非「不誠實使用電腦罪」那麼簡單，是毋庸置疑的盜竊刑事罪行。傳聞又說暴徒偷走了議員辦事處內的電腦，當中儲存了大量選民資料，適逢地方選舉在即，這些資料若然泄露出去，選舉的公平性便會受損。

自6月12日反政府遊行活動以來，激進派反政府示威者四處出動，在不同政府大樓集結，並屢次以「違法達義」之虛偽名義，多番使用暴力毀壞公物、堵塞交通要道、襲擊警察等惡行。他們越演越激，破壞行為變本加厲，兇猛程度令人咋舌。筆者肯定他們絕對不代表香港普羅大眾，大多數市民對他們的暴力行為十分之反感，強烈譴責。除了警方要盡早把暴徒緝捕定罪之外，每一位沉默的大多數市民也應多發聲，向暴力說不。

全國政協委員

亂港派破壞香港的新策略



知微篇

周八駿

四、因應美國及其他西方若干國家或國家集團公然領導、鼓動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竭力阻撓兩個條例修訂，「拒中抗共」政治勢力亦赤裸地投靠其外國主子。陳方安生和李柱銘先後帶領反對派頭面人物訪問華盛頓。反對派甚至公然要求西方國家在6月28日至29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大阪峰會上向中國施壓。

五、多年來一直蟄伏的港英時代「遣老」按捺不住跳出來，加入反對兩個條例修訂的大合唱。6月23日，港英最後一屆政府的憲制事務司施祖祥公開稱，修例問題不在解釋不足、宣傳不夠，而是「初心是錯的」，他批評政府修例是拆內地和香港之間的牆，令特區全無保障，「暫緩不如撤回」。特區第一屆政府任期很短的保安局局長黎慶寧補充稱，香港當務之急是修補因近期事件觸發的社會撕裂，認為歷史顯示社會面對根深柢固的衝突時，真相與和解需並行，只有通過具公信力的組織，公正和全面徹查真相，社會傷口才可治愈，信任才得以重建。

請注意：施祖祥公然表明「一國兩制」必須在香港與國家主體之間「築牆」，果如此，則「一國」成不了「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香港被高牆與內地阻隔，豈非成了單邊政治實體抑或「國家」？

曾經出任港英最後一屆政府保安司和特區第一屆政府保安局局長的黎慶寧，應當明白使用武力攻擊警方防線的嚴重性，他居然褻視6月12日「蒙面」人使用武力攻擊警方防線的鐵一般事實而要什麼「真相」。即使傾向反對派的攝影記者拍下的視頻都證明一小撮暴徒在6月12日所為，黎慶寧難道要

查出他們的幕後指使者？

反對派政治團體頭面人物竭力避開「蒙面」人的暴力行為，以及「蒙面」人之所以「蒙面」，反映特區政府近幾年打擊「港獨」和懲處2014年「佔中」和2016年旺角暴亂的舉措產生了震懾效果。因此，特區政府面對中止修訂兩個條例後的管治困難，必須立場堅定，堅持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堅決不接受「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得寸進尺的狂妄要求。

另一方面，鑒於反對派採取了新策略，政府有關部門必須加強相關工作。

網絡遙控「野貓」式騷亂

譬如，利用移動網絡指揮和實施「野貓」式騷亂的為首者和主要骨幹的身份，以「蒙面」為遮蓋的指揮暴力行動者和主要骨幹的身份，都需要加強相關手段來識別。

特區政府修訂兩個條例工作為什麼功虧一簣？有人歸因於香港不少居民對內地司法制度不信任。但是，必須指出，香港社會已形成一股不講事實和道理、只重情緒的歪風，這股歪風使不少香港居民不願意聽政府解釋修訂兩個條例的真相和意義。

6月21日，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在其網誌發表《香港變了》，痛心疾首地說：「今天扼殺我們言論自由的竟然不是制度或政府，而是這個社會。」「我們活在一種獨特的白色恐怖中。我們不敢輕易公開表達意見，因為每一次嘗試行使這舉世認同的權利時，我們，以至家人、朋友，會受到網上種種無法忍受的黑黑、謾罵、詛咒，甚至威脅。」

「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就是這股歪風的製造者和推手。

資深評論員、博士